



电视剧《我的后半生》:

## 从小说到电视剧的叙事增值与损耗

□ 龚金平

王蒙的中篇小说《奇葩奇葩处处哀》以老年群体的生活图景作为叙事支点,在幽默老练的笔触中,构筑起多个维度的生命观察窗口:既有对人生暮年孤独与渴望、焦灼与忧虑的生动书写,亦包含对存在价值的哲学叩问。相较于原著的智性犀利,电视剧《我的后半生》在媒介转换中实现了叙事美学的创造性转化:将小说中内省式的心灵独白,升华为社会辐射面广阔的群像叙事;在保持原作思想深度的同时,赋予了剧集更强烈的现实介入感。

## 女性叙事主体的建构路径与话语实践

王蒙的中篇小说《奇葩奇葩处处哀》(以下简称《奇葩》)在女性形象塑造上突出了人物的类型化特征,沈卓然认为“女人都是奇葩”,并将她们分为“力量型葩”“周密型葩”“才智型葩”“贵族型葩”等类型。同时,他将发妻淑珍比作“根、树、枝、叶”,强调其作为生命滋养者的功能性存在。可以说,小说仅截取这些女性的某一特征加以放大,使其成为触发主人公情感波动或价值重塑的工具。这既是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天然局限,可能也是作家有意为之的创作策略,即通过对女性角色的抽象化处理,强化她们对主人公精神世界的冲击力。

电视剧《我的后半生》则通过多重视角的客观呈现,将小说中的“奇葩”女性丰满成具有完整生命历程的个体,细腻地勾勒出这些女性复杂的人生境遇与内心波澜,突出她们饱满的生命状态与精神世界。例如,原著突出连亦怜的“工于算计”,剧集则赋予了她隐忍、大度、贤惠等特点,以及面对生活困境的无奈与挣扎,观众得以共情于她作为一个母亲的护犊之情。同样获得重塑的还有聂娟娟这一角色,她胸中有诗意,对于天地宇宙和人生,都有独特的理解;还有她对“体面”的坚守,在病痛中流露的那份矜持与超脱,无不彰显着人物内心的诗性光芒。

剧集最值得称道之处在于,它通过绵密从容的情节编织,不仅鲜明地描画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更以简洁的人物前史交代,为人物行为提供合理依据。这种创作手法使角色拥有清晰的成长弧线,大大增强了人物的艺术感染力。新增角色彭玉兰的塑造富有代表性,她对沈卓然的仰慕源于对前段失败婚姻的反抗,这使人物的情感动机有了扎实的心理逻辑。彭玉兰最终选择主动退出沈卓然的世界,则体现出她清醒的自我认知。

演员出色的表演功力也为角色注入了鲜活生命力。连亦怜的端庄温婉,通过演员自然的微表情和克制的肢体语言得以完美呈现;聂娟娟的知性气质,则经由深蓝色纱巾的意象化运用、

温润的语调以及含蓄的表情变化层层递进展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吕原这一角色,她作为钢厂劳模,强烈的控制欲与凛然正气熔于一炉,演员通过刚劲有力的肢体动作和质朴的语言风格,成功塑造出一个淳朴直率又富有生命活力的工人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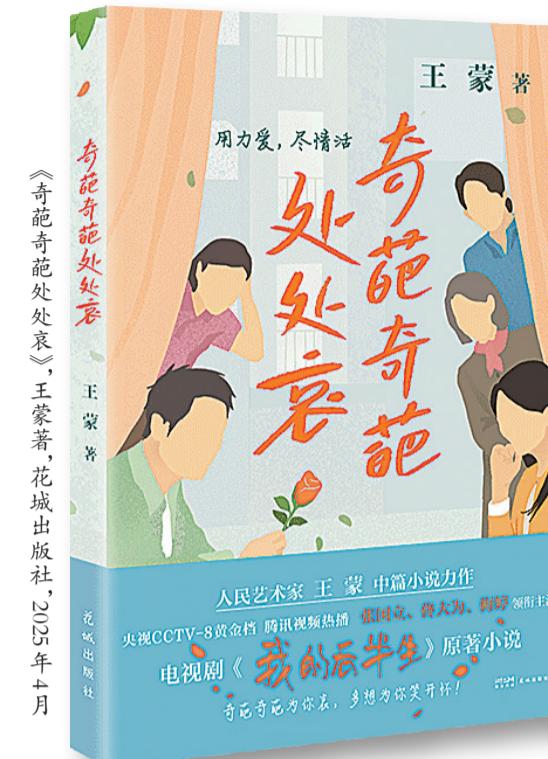
相较于原著中篇小说的篇幅限制,电视剧充裕的叙事空间为人物刻画提供了广阔舞台。这种媒介重塑带来的艺术增值,使得原本在小说中未能充分展开的角色获得了完整的生命轨迹。剧集中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不仅强化了情节的可信度,更在情感层面与观众建立了深层次共鸣。这种改编策略体现了影视艺术在人物塑造上的优势,也彰显了创作者对原著主题内涵的深入理解与艺术再创造。

## 人物谱系的丰富与拓展

《奇葩》的艺术魅力主要源自对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纵深开掘,小说中那些富有心理深度与哲学意蕴的独白,为读者提供了丰盈的智性愉悦。然而,这种内聚焦的叙事视角,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叙事视野受限。当这一文本被改编为电视剧时,创作者面临的核心挑战不仅在于对女性角色的人情化与人性化处理,更需要对整个叙事格局进行结构性调整。

剧集将沈卓然置于真实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作为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退休教授,他与几位老同事保持着密切往来;作为父亲,他与住在对门的儿子、儿媳形成日常互动;作为亲家,他与儿媳父母建立新的家庭纽带;作为文化名人,他通过讲座活动与媒体从业者、读者群体产生交集。这种社会化的人物关系重构,不仅提高了剧作的生活质感,也为突出人物的多个面向提供了纷繁的戏剧情境。遗憾的是,剧集对沈卓然的刻画并不立体,他的性格维度比较单一,与不同人物相处时,折射的是他一以贯之的人格特点。

剧集中的人物可以分为三个年龄层次:以沈卓然为代表的老人群体、以沈青为核心的中年一代,以及沈多乐等青少年角色。这种代际划分并



电视剧《我的后半生》剧照

非简单的年龄分层,而是一种开阔的社会学考察:老年群体面临的核心命题是生命意义的认知重构与代际伦理关系的动态调适;中年一代则在生存压力与情感危机的双重夹击中艰难呼吸;青少年群体虽相对单纯,却已开始体验情感困惑与人生迷茫。这种多维度的代际叙事使剧集获得了更为厚重的社会质感。

剧集还突破了原著以知识分子情感困扰为核心的内容书写,构建了一个更具社会广度的叙事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不同社会阶层的生存状态得以并置呈现,包括沈卓然、聂娟娟等知识精英遭遇的人生意义危机,沈青所代表的中产阶层的职业焦虑;孙宝琴等退休工人的生活境遇,以及工厂主、金融从业者等群体的生存状态。这种多元阶层的交织呈现,使剧集具备了更为宽广的社会观察视角,也渲染了作品浓郁的时代气息。

当然,这种社会视野的拓宽,虽然提升了作品全景式的呈现效果,却也容易削弱部分人物的艺术完整性。例如,某些角色仅作为情节推进的功能性人物存在,缺乏独立的人物弧光,另一些角色或沦为填充人物谱系的装饰性符号,或在人物行动时缺乏可信的现实逻辑。因此,如何在保持社会广度的同时深化人物刻画,应该成为剧集改编过程中值得深思的艺术命题。

《我的后半生》在探讨人生命题方面也展现出深邃的洞察力。剧中沈卓然与聂娟娟之间向往的精神伴侣关系,呈现出知识分子对灵魂契合的极致追求。他们以诗词唱和、书信往来的方式,在文学艺术与哲学思辨中寻找精神共鸣,这种超越

与四位女性的情感纠葛展开,由此生发出主人公对其一生经历的回顾、总结与反思。剧集除重点关注老年群体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之外,更将目光转向当代语境下年轻人的价值追求:林风云执拗于情感世界的完满自足,刘丽娜憧憬自我价值的实现,沈青渴望事业的成功,沈凌则坚持人格的独立与生活的自由。这种转向既保持了作品的主题深度,也容易使年轻观众得到情感触动与思想启示。

在《我的后半生》的人物谱系中,刘丽娜这一新增角色构成了一个极具社会意义的关键元素。剧集通过大量细节复现了刘丽娜的真实生活:身兼数职地操持两个家庭的饮食起居,素面朝天地奔波于学校与菜场之间。通过与飒爽洒脱的林风云对比,剧集揭示了当代家庭中“看不见的劳动”这一社会议题。刘丽娜的困境在于,她的付出被家庭系统性地忽视与贬值。无论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公公,还是身为丈夫的沈青,都将她的家务劳动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这种下意识的漠视,反映了中产家庭中全职主妇普遍面临的价值疑虑。当刘丽娜最终突破“家庭妇女”的束缚,她的转变已然超越个人成长的范畴,成为对传统性别角色的一次有力质询,甚至升华为具有社会批判意义的典型形象。

《我的后半生》在探讨人生命题方面也展现出深邃的洞察力。剧中沈卓然与聂娟娟之间向往的精神伴侣关系,呈现出知识分子对灵魂契合的极致追求。他们以诗词唱和、书信往来的方式,在文学艺术与哲学思辨中寻找精神共鸣,这种超越

世俗的情感模式确实具有动人的理想主义色彩。然而剧集借助孙宝琴之口,尖锐地指出精神共通性与生活实践之间的内在矛盾,尤其在衰老与疾病的惆怅威胁中,再纯粹的精神之爱都不得不面对日常生活的消磨与考验。

剧中吕原这一角色身上凝聚着刚直不阿的道德力量与旺盛的生命热情。剧集敏锐地捕捉到,强烈的道德完美主义往往伴随着不容置疑的控制欲。通过她女儿吕星火的控诉,剧集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生活真相:以爱之名的道德绑架,可能比公开的压迫更具破坏性。这种对人性复杂性与生活含混处的烛照,使吕原这一角色突破了单纯的正面形象,成为提醒观众反思家庭中权力关系的艺术典型。

《奇葩》以智性之光照耀老年人的情感世界,在有限的叙事空间中完成了对生命意义的哲学思考。剧集《我的后半生》则以细致入微的笔触描绘当代都市生活的众生相,在柴米油盐的日常叙事中,蕴含着对人生终极命题的探寻:从爱情的本质到自我价值的实现,从生命意义的追寻到死亡焦虑的纾解。这种将形而上的哲思寓于生活流叙事的艺术手法,使作品既保持了现实主义的纪实感,又融入了通透的人生领悟。尤为可贵的是,剧集并非简单地铺陈生活现象,而是通过精心设计的人物关系与戏剧冲突,引导观众对“如何度过有意义的一生”这一永恒命题进行思索。

(作者系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授,复旦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 关注

## 以青年妙笔书视听新篇

—第十三届中国大学生电视节侧记

3月22日至23日,第十三届中国大学生电视节在福建福州举行。本届大视节以“青春力量 筑梦强国”为主题,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传媒大学主办,中国教育电视台、福建省教育厅、福州市人民政府联合承办。一直以来,大视节秉持“大学生欣赏、大学生创作、大学生参与”的宗旨,积极为青年学子搭建展示才华的平台。活动期间,电视精品创作交流活动、“有为”主题大学生创作扶持、大学生原创作品展映、“写给青春的诗”音乐诗会、融媒创新“以育人”高校思政创新发展主题活动、闭幕式盛典“放飞梦想”青春歌会等系列活动接连举办,为大学生们打造了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的视听盛宴,丰富了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尚雯非殷切寄语广大青年学子:“希望青年创作者深耕精品创作,以创新作品凝聚青春力量,激发电视艺术创作的蓬勃热情与艺术追求,为推动电视和网络视听艺术的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青春动能。”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胡智锋表示,中国大学生电视节历经13届发展,已成为学界与业界广泛认可的重要交流平台,促进了青年创作者在价值理念、情感共鸣和审美追求上的深度互动,有力推动了电视与网络视听艺术的创新发展,同时深化了青年大学生对国家、时代与社会的多元认知与深刻理解。

在诵读声中共赴青春诗意图。“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伴随着深情的诵读声,本届大视节全新单元——“写给青春的诗”音乐诗会正式亮相。本次诗会创新融合轮诵、和颂、唱诵、群颂、齐颂等多种朗诵形式,通过舞台空间的延展设计和互动环

节的精心编排,打破了传统演出中演员与观众的物理界限。台上台下情感交融,参与者共同沉浸于这场“零距离”的艺术盛宴。

诗会由中央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月亮姐姐、孙小梅,朗诵艺术家瞿弦和、温玉娟、贾际、王明军携手全国高校学子共同呈现。开场篇章《青春之问》以诗词为媒介,通过多维度舞台表达,构建起连接古今的青春话语新场域。从孟郊“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少年意气,到辛弃疾“鹏北海,风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的风华正茂,再到苏轼“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豪迈洒脱,诗词穿越千年,始终激荡着青春的力量。在闽江之畔,春暖花开之际,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闽江学院等多所高校的近千名“00后”大学生们以诗会友,齐声诵读,掀起一轮又一轮对诗高潮。在《青春之问》的探寻中,他们勾勒梦想的轮廓,描绘理想的图景,直抒青春之志,实现了一场跨越古今的对话。此外,各高校大学生街舞社、民舞团、啦啦操队等学生艺术社团,也以激情四射的表演,致敬文学经典,创新诗词表达形式。

在诗会的尾声,《乡愁》诵读声缓缓响起。这一节目采用普通话与闽南语先后轮诵的独特演绎方式,在大提琴如泣如诉的伴奏下,将海峡两岸血脉浓于水的深情诠释得淋漓尽致,直击人心。普通话的字正腔圆、闽南语的软糯乡音相互呼应,与大提琴的弦音水乳交融,将对祖国、对故乡的深沉热爱,传递到现场的每一个角落,也送达屏幕前每位观众的心中。

展现青年创作风采。第十三届中国大学生电视节大学生原创作品展映活动共征集到学生作品1655部。本次活动征集到的大学生原创作品,紧密贴合时代特征,深度聚焦校园生活与社会热点话题,不仅参

与规模持续扩大,作品质量也显著提升。在活动影响力方面,众多海外中国留学生与来华留学生踊跃参与,留学生群体投稿量创下历史新高。在内容形式上,纪录短片投稿数量较往届增长近20%。青年创作者们敏锐捕捉短视频平台的传播规律,创作了诸多节奏明快、互动性强的作品,全方位展现出大学生在新媒体语境下卓越的创作实力与创新思维。

在“有为”主题大学生创作扶持活动现场,来自中国传媒大学、上海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高校的青年学子通过这一平台展示了各自精心准备的作品。此次征集从收到的326部大学生剧本和影视策划作品中评选出《白山镇》《湖中来信》《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等5部作品进行集中展示,主创人员与专家评委及大学生观众进行了现场交流。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李岚表示,第十三届大视节展现了大学生影视创作从“启航绽放”到“担当作为”的成长轨迹,在主题表达和创作手法上实现了创新突破。

在本届大视节闭幕式盛典“放飞梦想”青春歌会现场,嘉宾向大学生推荐了2024年度电视剧、纪录片、综艺节目、动画片、公益广告五类赏析作品,9部大学生原创影像作品、3部“青春篇章”大学生主题演讲作品和3部“有为”主题大学生创作扶持作品。《西北岁月》中的习仲勋,《我的阿勒泰》中的巴太、张凤侠,《春色寄情人》中的陈麦冬,《上甘岭》中的段显峰,《庆余年》第二季中的范闲,《小巷人家》中的黄玲、宋莹,《侦查英雄》中的梁辰,《南来北往》中的马魁、汪新,《我是刑警》中的秦川,《山花烂漫时》的张桂梅,《春色寄情人》中的庄洁被推荐为第十三届中国大学生电视节大学生喜爱的年度荧屏形象。

(杨茹涵)

## 网络剧《黄雀》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4月16日,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共同主办的网络剧《黄雀》研讨会在京举行。该剧以2004年的荔城火车站为背景,讲述了既接地气又富有传奇色彩的反扒故事,在“盗”与“反盗”之间展示各色人生。

研讨会上,本剧导演卢伦常表示,如何将文字影像化,在狭小物理空间内完美实现文学叙事的影像化转译,构建具有多重时空维度的复合叙事结构,展现不同的人物和情节,是该剧拍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挑战。在创作过程中,主创团队始终坚持对剧本意图的精准表

达,加入了大量原创镜头设计,力争让观众深刻感受剧中的每一个关键瞬间,让故事情节实现逻辑与审美的闭环。专家认为,该剧聚焦反扒警察这一鲜为人知的警种,为刑侦题材剧集提供了新颖的叙事视角。剧中以大量篇幅细腻呈现警察的日常生活,巧妙融合悬疑情节与日常叙事,将悬疑故事的讲述引向更深层主题的探索。同时,剧中对“灰度”人物的塑造充满巧思,既没有美化犯罪分子,也没有粗暴地进行道德审判,而是在人性寓言和时代切片的互为表里中,体现对人性的反思。

(许莹)

## 院线电影《开心岭》在青海开机

本报讯 4月15日,院线电影《开心岭》在青海省西宁市举行开机仪式。该片由鼎虹影业(西安)有限公司和鼎级影业(西安)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发行,以高原铁路信号工为主要表现对象,将镜头对准海拔4200米的“开心岭”信号工区,揭秘铁路系统“神经末梢”的守护传奇。

影片通过卢祈炽饰演的复员军人第五小军与巫刚饰演的铁道兵出身的老信号工杨震山的师徒羁绊,串联起暴风雪抢险、狼群夜袭、设备升级等真实事件,展现极端环境下的生命韧性。据该片出品人、总策划、总编剧孟广顺透露,剧组将全程在青海高原取景,不仅要拍暴风雪封山的震撼场面,更要捕捉信号工在零下30℃检修设备时睫毛结

霜、工具冻黏手套等细节,真实还原高原铁路建设者“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奋斗现场。

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曾是铁道兵第48团的一名战士,当兵后参加的第一项任务,便是电影中所展现的西格铁路施工。开机仪式上,他深情回忆,在海西州天峻县的烈士陵园里,长眠着因施工牺牲的年轻战友。张丕民称这部电影是无数铁路建设者无私奉献与巨大牺牲的生动写照,他们的付出不应被遗忘,拍摄此片是对伟大建设者的崇高致敬。同时,他也对摄制组提出期望,希望大家以敬重之心和严谨态度投入创作,打造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佳作。

(许莹)